

萬有文庫

第一第一種

王雲五主編

先秦文學

游國恩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先 秦 文 學

游國恩著

百 科 小 叢 書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千一集一第

學文秦先

著恩國游

路 南 河 海 上
五 雲 王 人 行 發

路 南 河 海 上
館 書 印 務 商 所 刷 印

埠 各 及 海 上
館 書 印 務 商 所 行 發

版初月二十年二十二國民華中

究必印翻權作著有書此

The Complete Library

Edited by

Y. W. WONG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BY YOU KUO EN

PUBLISHED BY Y. W. WONG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1933

All Rights Reserved

敘

敘曰、今之所謂文學史者、亦華乳而寢多矣、自推涉獵有限、乃復尤而效之、以攘恟恣之誚、是亦不可以已乎、竊念晚近士風、絕類朱明、著書之易、殆又過之、尤於文學史類之書、不爲其難、爲其易、直可旦受命而日食時上、大抵在儒者標新以逢時、淺陋者護短而取巧、逢時則事事可以傳會、而庸衆悅矣、取巧則一切可以抹煞、而成書易矣、嗚呼、修辭而不立其誠、道術將爲天下裂、此亡國之徵也、世好丁君郵書來、爲商務館主人徵稿、限以一月之期、既謹謝不能、而敦迫再三、爲展期四十日、遂忽忽寫成此編、世無淮南、天下著書有若是之易者乎、橐筆自訟、疚媿實多、所自信者、不敢不勉於誠而已、然弗能標新、又弗能護短、世之人苟以斯義責之、余何敢辭、癸酉仲冬月二十七日識於青島寓廬

6/24/32

目次

一	文學之範圍及文學史·····	一
二	文學導源之兩大要素·····	九
三	未有文學時之初民文學·····	一六
四	種族戰勝與文學之開幕·····	二一
五	唐虞時代之文學·····	三一
六	夏禹之功烈及夏代文學·····	四〇
七	商之文明漸進及其文學·····	五三
八	周初文治之宏模及其文學·····	六四
九	詩之來源及南風雅頌·····	七七
十	詩之時代背景及其文藝·····	九二

十一	春秋戰國時之雜歌詩·····	一〇六
十二	周之歷史文學及晚周諸子·····	一一七
十三	楚辭之起源·····	一三一
十四	屈原·····	一四二
十五	宋玉及其他作者·····	一五三
十六	糅合南北之賦家荀卿·····	一六二
十七	先秦之小說·····	一七〇
十八	秦之變古及其文學·····	一八一

先秦文學

一 文學之範圍及文學史

文學之界說，昔人言之詳矣。自魏晉六朝以迄今茲，衆說紛囀，莫衷一是。治文學史者，既苦於界說之不立，往往徬徨歧路，盲目操觚，泄沓支離，不可究詰。益以年世悠邈，作者實繁，派別枝分，千頭萬緒。其間源流變遷，盛衰倚伏之故，多無有系統之說明。此所以治絲而棼，說愈歧而愈遠也。今綜約諸家之說，不外廣狹二義。

餘杭章君曰：『凡云文者，包絡一切著於竹帛者而爲言。故有成句讀文，有不成句讀文，兼此二者，通謂之文。局就有句讀者，謂之文辭，諸不成句讀者，表譜之類，旁行邪上，條件相分，會計則有簿錄，算術則有演草，地圖則有名字，不足以啓人思，亦又無以增感。此不得言文辭，非不得言文也。諸成句

讀者有韻無韻分焉。」（國故論衡文學總略）此廣義之文學論也。阮元書文選序後云：「昭明所選，名之曰文。蓋必文而後選也，非文則不選也。經也，子也，史也，皆不可專名之爲文也。故昭明文選序後三段特明其不選之故。必沈思翰藻，始名之爲文，始以入選也。」又曰：「凡以言語著之簡策，不必以文爲本者，皆經也，子也，史也。言必有文，專名之曰文者，自孔子易文言始。此篇奇偶相生，音韻相和，如青白之成文，如「咸」「韶」之合節，非清言質說者比也，非振筆縱書者比也，非佶屈澁語者比也。是故昭明以爲經也，史也，子也，非可專名之爲文也；專名之爲文，必沈思翰藻而後可也。」又曰：「凡說經講學，皆經派也；傳志記事，皆史派也；立意爲宗，皆子派也；惟沈思翰藻，乃可名之爲文也。」（參閱羣經室集文言說文韻說學海堂文筆策問及與友人論古文書等篇）此狹義之文學論也。

今按由前之說，則一切表譜簿錄之類皆得爲文，由後之說，則雖經傳子史亦不得爲文。（按阮氏謂三者不可專名之爲文，雖若語有斟酌，實則排斥之於文外。）斯二說者，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皆不能無偏。請伸其義。章君論文，蓋以文字爲準，不以妙彰爲準。以爲文字者本以代言，各當其用。凡無句讀之文，皆文字所專屬者也。故又曰：「以是爲主。論文學者，不得以興會神旨爲上。知文辭始於

表譜簿錄，則文氣文德皆爲末務。」夫沿波討源，其論誠爲有見；然枝派既分，自不可一概而論。蓋今之所謂文辭文章者，正以其有文有章也。夫曰文，則辭采斐然尙矣；曰章，則節奏低昂尙矣。如此，則表譜簿錄之無句讀者，例不得與。故今日論文，而欲盡撤辭華聲音之藩，藝文學術，一切并包，則茫無畔岸，將使學者望洋興歎，無所適從矣。此蔽於實之過也。若夫阮氏之論，專主乎文藝聲色之事，則又誤信昭明率爾之言。（昭明選例多有可議，前人已有辯正。）不知典論論文，已以奏議書論銘誄詩賦並舉，摯虞流別，李充翰林，今可見者，其範圍亦至不隘，陸士衡晉初作者，而文賦所標，亦有詩賦碑誄銘箴頌論奏說之目。幾見其必皆沈思翰藻，非清言質說者耶？且跡諸家所列，奏議碑誄，史派也；論說之篇，子派也；又安見子史之文皆不得爲文，如阮氏之所云也？劉彥和與昭明同世，其文心一書，自明詩以至書記，凡二十篇，所包者尤廣。此又何說？且即文選論之，三十七類中除其可以合併者，爲類猶繁。其間子史之文亦多矣。賈生過秦，本出新書（按史記錄其文凡三見）；魏文典論，專非子派；以矛攻盾，彼已無以自解。阮氏乃從而發之曰，立意爲宗之文，非文也，故不選也。「史論」「上書」直錄史傳，碑誌行狀，亦其支流。是與所謂「旁出子史，事異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者」又牴牾矣。阮氏

又從而發之曰：傳誌記事之文非文也，故不選也。且如其說，入選之文，宜無有清言質說，佶屈爲病者。按之實際何如乎？又所云如文言之奇偶相生，音韻相和者，（按阮氏之論文韻，不限於句末。見文韻說）入選之文果皆然乎？夫阮氏欲自尊其說，是以標舉文言，不知此適其所謂說經之文也。必拘有韻爲文之說，則凡禪門偈頌，方技歌訣，與夫蒙童諷誦之言，（古者凡將急就一類小學之書，準此。）教坊優倡之語，何莫非文？況東漢以前之文，又秦半不可以有韻無韻分者乎？是知昭明之說，特六朝人一時習尙之偏見。（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文心雕龍聲律麗辭等篇，或張宮商之論，或暢偶儷之說。而梁元帝金樓子立言篇更合之云：「文者，惟須綺縠紛披，宮徵靡曼，唇吻遒會，性靈搖蕩。」凡此並與沈思翰藻之義相通。）本末可據爲定論也。不然，則以後世學術日分，辭章日富，派別既多，決擇匪易。蕭氏既哀錄總集，又不能不以之入選；而心或違之，遂復存其論文之見解於序中，而不覺其自相違逆者，亦勢不可也。阮氏不察，遽欲執此以爲衡準，不亦惑乎？此又蔽於名之過也。

雖然，六朝文家之所以倡文藝論者，固亦有以。周禮考工記：「畫繪之事，青與赤，爲之文；赤與白，謂之章。」說文：「文，錯畫也；象交文。章，樂竟爲一章。从音，从十，數之終也。」釋名釋言語云：「文者，

會集衆采以成錦繡，會集衆字以成辭義，如文繡然也。『夫文章以繪事樂章爲本訓，則其爲藝事復何待言？』（易繫辭傳下亦言「物相雜，故曰文。」）故廣雅釋詁訓文爲飾，文選七啓「御文軒」注亦訓文爲畫飾，而禮記月令「文繡有恆」，鄭更直訓爲畫。（說文別有「𦘒」「彰」字，从三，三，毛飾畫文也。義亦相類。段玉裁以爲「文」「章」其省文。）詩大序云：「聲成文，謂之音。」樂記亦云：「文采節奏，聲之飾也。」又云：「省其文采。」注云：「文采，謂節奏合也。」證知文章之道，通乎藝事，實兼聲色二者之所有。六朝文家之好言聲律與偶儷者，殆亦有見及此耳。竊嘗論之，齊梁諸人以藝事衡文，蓋亦惡夫沖淡之辭，醉心華飾之語耳。本未可以厚非也。獨因此而遂悍然擯諸文字之稍質樸者於文學之外，則昧於古今學術源流之過也。章學誠曰：「子史衰而文集之體盛，著作衰而辭章之學興。文集者，辭章不專家，而萃聚文墨以爲蛇龍之沮也。後賢承而不廢者，江河導而其勢不容復遏也。經學不專家，而文集有經義；史學不專家，而文集有傳記；立言不專家，（即諸子書也。）而文集有論辨。後世之文集，舍經義與傳記，論辨三體，其餘莫非辭章之屬也。而辭章實備於戰國，承其流而代變其體製焉。」（文史通義詩教上篇）觀於此，則今世之所謂文學者，莫非古者專門著述之

支流遺裔，本以附庸，蔚爲大國；若強爲區畫，使雲仍與高曾分庭相抗，甚且數典而忘祖，奚可哉？

然則文學之範圍宜如何？曰：學術之不能不分而爲辭章者，勢也；辭章之不能與經傳子史完全絕緣者，亦理也。知後世經義之文之出於經學，則不能排「六藝」；知傳記之出於史學，則不能排左國；知論辨之出諸子，則不能排莊列。先秦之文學，卽在專門著述之中，固未可以決然舍去也。抑余有說焉：西漢以降，文章漸富，著作始衰；迄於蕭梁，文集著錄，已成定例。故由今日論之，文學者，以孽子而亢宗，著作者，雖不祧而自替者也。由斯而談，先秦之文若「六藝」，其中如詩固無論矣，其易禮春秋，未可以文論也。書以道事，雖不以文爲本，要爲記言之文所自出，自當在敘述之範圍。左傳國語國策，雖屬史家之言，而實兼文詞之美，尤不可以勿道。公羊穀梁二傳，專主釋經，且漢世始著竹帛，亦不能以先秦之文論。其諸子，若墨翟之書，文辭樸拙；名家之言，專在辯析；（其僞書自不必論。）雜家之文若呂覽，雖間有可取，俱可從略。（兵家方技準此。）惟道家則莊周絕勝，（其僞書今亦不論。）儒家則孟荀傑出，法家則韓非爲尤，與夫小說家之山海經穆天子傳等，（並從四庫著錄。）皆宜混其畛域，列入文疆。蓋於較大範圍之中，仍寓以文辭爲主之意。（山海經及穆天子傳等書雖不能以

文辭論，實爲後世小說之祖。非苟爲調和之論也。總之，先秦之文，類屬專門之書，兼采則勢所不能，悉獨又於理有礙。大抵擇其情思富有，詞旨抑揚，及與後世之文有密切關係者述之，則斤斤微尚之所存也。

文學史於類爲專史，古無是書；其性質稍相近者，有唐裴孝源之貞觀公私書史，宋米芾之書畫史，朱長文之琴史，明陶宗儀之書史會要，朱謀壺之書史會要，清初姜紹書之無聲詩史，或統紀列朝，或斷取一代，皆專述一藝，明一事，而有史名者也。近世善化皮氏作經學歷史，體裁章目與今日流行之文學史極相似，此又學術史中之專史也。若夫論文之書，如詩品，主客圖，詩派圖等，或評述歷代，或單舉一派，雖無史之名，實則文學批評史或流別史之類也。（文章流別，文章緣起等書，但主文體，不依時代。蔡傳歷代吟譜又止列作者名字，並與文學史不合。）

文學史之號爲專史者，蓋對普通歷史而言，與哲學，宗教，政治學，經濟學等史同科。顧其中又可分爲三類：一曰文學通史，如中國文學史，日本或西洋文學史等是也。二曰斷代文學史，如先秦文學史，漢魏六朝文學史，中古或近代文學史等是也。三曰分類文學史，如辭賦史，小說史，駢體文學史，詞

曲或戲曲史等是也。又有斷代而兼分類者，如漢魏六朝樂府文學史、唐詩史、明清制藝文學史之類是也。夫我國歷史至長也，作家與篇章至夥也，其間文學與學術政治社會種種關係尤至複雜，卒不可理。是故治文學史者，貴得其要。其要維何？如說明文學之變遷及其盛衰之狀況也；推求文學變遷與盛衰之因果也；考證篇章之真僞及其時代之先後也；評斷文學之價值也。凡此四端，皆文學史家之所有事也。苟能明其體要，觀其會通，取材當而別擇精，然後運其識力，提綱挈領而敘論之，雖萬派奔流，而窮原竟委，讀者可一覽而盡也。如此，庶可以無大過矣。

二 文學導源之兩大要素

文學者，不馮虛起。推原其故，則人生不堪內外之壓迫，實使之。何謂內？天賦情感是也。何謂外？生活環境是也。斯二者，內外相應，消息相通，非截然兩事也。本此二義，則文學起原之故，可得言焉。

(一) 情感之衝動。人類所以異於他動物者，以其有七情也；有情斯有感，有感斯有應，應而後有聲，有聲而後有言，而後有文辭。故樂記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此音樂起原論也，亦即文學之起原論也。詩大序云：「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按樂記稍異。）此詩歌起原論也，亦即舞蹈起原論也。詩也，樂也，舞也，分流而同源，異轍而同歸者也。蓋感而爲聲，詠而爲詩，（初民止有諷詠之詩，無著於竹帛者。說詳下章。）動而爲舞，節而爲樂，而莫不由於情感之衝動，特其進展之程序微有異耳。

古者詩必入樂，樂必有舞，三者相連，未嘗或間，殆以此也。劉彥和曰：「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文心雕龍明詩篇）。又曰：「春秋代序，陰陽慘舒，物色之動，心亦搖焉。是以獻歲發春，悅豫之情暢；滔滔孟夏，鬱陶之心凝；天高氣清，陰沈之志遠；霰雪無垠，矜肅之慮深。歲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遷，辭以情發。」——一葉或且迎意，蟲聲有足引心。况清風與明月同夜，白日與春林共朝哉？」（物色篇）。此以四時物候之感人者言也。鍾記室亦曰：「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又曰：「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雲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嘉會寄詩以親，離羣託詩以怨。至楚臣去境，漢妾辭宮；或橫骨朔野，或魂逐飛蓬；或負戈外戍，或殺氣雄邊；塞客衣單，孀閨淚盡。又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揚娥入寵，再盼傾國。凡此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騁其情？故曰：「詩可以羣，可以怨。」使窮賤易安，幽居靡悶，莫尙於詩矣。」（詩品）。此兼以物候與境遇之感人者言也。是故朱子詩集傳序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咨嗟詠歎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綜覽衆說，情感實文學之源泉，詩歌